

叶圣陶
贾祖璋

京 闽 通 信 集

涸轍舊簡

叶至善 贾柏松 编

精力饱满，近日已将开册。觉之十大，实为
大事，举世关心。我处看《参考资料》，几乎
各国咸有评论。除苏修与东欧数国外，咸
以好意对待。刊于《参考消息》者，盖先取
其中一部分，然亦可见赞许者之态度矣。近
观杨荣国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》福建人民出版社
秦诸子颇有张列处，未强也。已常案目否。

京闽通信集

涸轍舊簡

叶至善 贾柏松 编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涸辙旧简: 叶圣陶、贾祖璋京闽通信集/叶至善, 贾柏松编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211-04402-0

I. 涸… II. ①叶…②贾… III. ①叶圣陶 (1894~1988) —书信集②贾祖璋—书信集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28983 号

涸辙旧简

HEZHE JIUJIAN

——叶圣陶贾祖璋京闽通信集

叶至善 贾柏松 编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: 350011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9.75 印张 4 插页 296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

ISBN 7-211-04402-0

K·352 定价: 1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前 言

叶至善

1. 可不，全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，我的父亲圣陶先生和贾祖璋先生都在 1988 年先后过世。柏松兄和我都记得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祖璋先生路远迢迢迁居福建，两位老人家就此书信不断，可是谁也没料到竟然积累了两百多通。真亏祖璋先生的细心和恒心，把这一大摞书信保存得如此整洁完好。

在晴窗下，我读了一通又一通，宛如听两位老人家娓娓而谈。忽然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我放下书信对柏松兄说：“看来把老人家的通信编印成集，是你我两个做儿子的责任了。这样一本别致的通信集，会有读者愿意看的。‘十年浩劫’，不少老一辈的文化人也横遭折磨，有的还陪上了性命：一般读者大多已经知道。可是也有不少跟你我两个的老人家差不多，没沾上太多的边，那一段艰难岁月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呢？看了这首尾衔接的两百多通书信，读者至少能明白个八九成了：两位老人家虽然成了庄周在寓言中描摹的‘涸辙之鲋’，到底还能‘相响以湿，相濡以沫’，还能凭借书信相互劝慰，相互勉励。在老一辈文化人的视野中，希望之光从未熄灭，也不会熄灭。我说的有点儿近情吗，柏松兄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。”柏松兄完全同意。他说他父亲在日，就

打算编这样的一本通信集。文字是现成的，难的是书名，他父亲和几位朋友考虑来考虑去，还没找到个合适的。

我想了一会儿，扳着指头说：“明白老实，莫过于《叶圣陶贾祖璋京闽通信集》，总共十一个字，未免太长，买书的卖书的都记不住。仍旧打庄周那个寓言的主意，用‘涸辙’比喻文化人那时的处境，后边加‘旧简’两个字——《涸辙旧简》。书信是旧的，决非写当前的事，不至于造成误会。只可惜用词太‘文’，看来那十一个字还不能扔，得印在封面上作《涸辙旧简》的注解。您说这样办好不好，字号当然得用小一些儿的。如何安排，请美术设计的朋友去考虑吧。”

2. 柏松兄回福州去了，带走了全部书信。他看我这一阵子精神欠佳，定要我养个把月再说。为了抓紧时间，稿子让他梳理一遍之后就给我寄来。

稿子不在案头，一些零星的回忆却时不时在我脑海里浮起。我父亲长于祖璋先生其实不足七岁。1923年，俩人就在商务印书馆同事。那一年年初，我父亲进了编译所国文部，把一家老小从苏州搬到了上海；就在年底，祖璋先生从家乡海宁来到上海，考进了商务的仪器标本实习部。我想肯定有人会说他又发黷：杭州浙江一师的毕业生，在家乡海宁当了两年高小教员；笔下又来得，在上海《时事新报》《民国日报》都见过他的文章；新妇又是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妹；干嘛要自轻自贱，拎了铺盖独个儿去上海当什么实习生呢？他们哪儿知道祖璋先生早就对花鸟虫鱼喜欢得入了迷。在西欧许多生物学家的传记里，他得知他们无不是制作标本的能手，就在制作的过程中，他们对各种生物进行了精密细致的

观察和比较。如此可贵而难得的机遇正向他迎面扑来，他怎么能轻易放过。回家过完年，他就掬着铺盖走进商务，当他的实习生，从头学起。

当实习生的那四年，祖璋先生没有虚度时光，除了规定该学的该做的制作和鉴定仪器标本那一套，还自学了日文、英文和德文。商务当局也许看他又用功又安分，调他到编译所博物生理部，跟我父亲在国文部一个样，主要也是编教科书；俩人工种相同却仍旧没有机会相识。周建人先生主编《自然界》，经常刊载祖璋先生的科学小品，如《杜鹃》《黄鸟》之类。我父亲看到谈的是自然科学，却还不时引些诗词典故，觉得很有滋味；没想到这位署名作者就是天天见面的，带着点儿腼腆的年轻同事。

3. 事终于起了变化，送走了 20 年代，我父亲让朋友们拉进了开明，从此离开了商务的编译所。他自己说“开明的老朋友多，共同做事兴趣好些”。

写到这儿得补上一段，说一说我父亲的老朋友章雪村先生。雪村先生在商务主编《妇女杂志》，因为发表了一些讨论性道德和普及性知识的文章，触怒了那些以卫道士自命的权势者，笔墨官司打了年把，结果是商务当局顶不住压力，将雪村先生辞退了事。雪村先生哪里肯服输，又有朋友同情他支持他，1926 年 1 月，以妇女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创刊的《新女性》就出版了，亮出了跟《妇女杂志》唱对台戏的架势。又过了八个月，开明书店的招牌就挂在了四马路的一个拐角上，门面虽窄，陈列在橱窗里的本版书却颇引人注目，单看封面，就感到有股蓬勃的新意。

书店办起来了，我相信雪村先生一定怀着超赶商务、中

华的雄心壮志。经过三年探索，才深知靠弄弄笔墨的朋友凑起来的这几文本钱，至多能认真出好几本书而已，要在出版界站住脚跟，可得闯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。老朋友们大多自学出身，都不满意当时的学校教学，商量到最后，肯定地归结到一个中心：为什么不把开明就当做学校来办呢？读者群中本来青年最多，他们大部分失学，能进学校的只是一小部分，可是没有谁真个关心他们的成长。让他们做开明的学生——书店的主要读者吧：让他们有自己能读懂的并引发思考的新课本；为了排挤掉那些无聊无益的闲书，还得有门类众多又趣味盎然的读物供他们选择。应该给他们特地编一种刊物，就叫《中学生》吧，除了帮助他们联系实际学习各门课程，更得紧跟时代的步伐，给他们介绍各种新知识，跟他们讨论切身相关的新问题。

商量停当，朋友们推夏丏尊先生担任开明的总编辑，兼《中学生》杂志社社长。大家说凭丏尊先生在教育界的声望，还有他对青年的感召力，让他来带头，定能把开明这个小书店，办成个启发青年自学的理想学校。书店小不讲究分工，有事儿谁能干谁就揽去干。忙了一阵子，赶在1930年春节前，《中学生》创刊号在读者面前亮相了，挺厚实的一大本，编者和作者的态度都直率而亲切。刊物引起的轰动，等于把开明的发展蓝图公之于众了。虽说没订契约，自己向社会作了承诺怎么能食言呢？看来除了添加人手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父亲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拉进开明，给丏尊先生当助手。两位老人家对教育的看法基本相同；对文学对艺术的见解，我父亲常说丏尊先生比自己深挚得多，进了开明正好随时向他学习。

工厂那一天送来一份清样，是祖璋先生的《鸟与文学》，让我父亲签字付印。父亲读了丐尊先生作的《序》，才知道祖璋先生是浙江一师出身，跟丐尊先生学的国文，立刻想到生物这一摊没有内行负责，何不把他请了来呢？丐尊先生却不怎么同意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他说：“一师进开明的有好几个了。祖璋在商务还有口饭吃，过后再说吧。有事可以让他帮忙么。”

4. 丐尊先生没算准，商务这口饭也是吃不长的：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之役，在国内都堪称一流的机器、厂房、仓库，尤其是东方图书馆的藏书，全都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。七十年前的那场大火，至今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。在苏州河以南向北边望，无日无夜，漫天的火舌卷着浓烟，纸灰飞飞扬扬，像一阵阵黑色的雪片，最后落在墙角落里。常有人叹息着捡起来，识辨是哪部善本的残页。祖璋先生正回家过春节，本打算年初四回上海的，没想到这天早上路就断了，只好闷在家里，对着夫人孩子空着急。等到事态平息，商务因损失惨重，不得不紧缩规模，裁减人员，宣布为的是早日恢复实力，共赴国难。话是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，总之是这么个意思。祖璋先生结果还是进了开明。柏松兄一定还记得，那时他正要进小学，祖璋先生索性在附近的弄堂里租了间房子，把他和他母亲都接到上海来住了。

开明在“一·二八”中损失不算大，只二月份的《中学生》已经印齐，在装订作坊里烧成了灰。过后按数重印，订阅的读者都给补寄了，按期零购的仍可以在书店里买到。记得给读者还附了封道歉的信，说明了原委。跟喊几句空泛的口号相比，这样办似乎稍强些儿。

还有王伯祥、徐调孚、金仲华等好几位先生，原来在商务的，也是那时进的开明。老朋友更多了，我父亲兴致更好了，常听得他们高谈阔论。写什么文篇，约什么书稿，甚至某些较大的策划，如创办函授学校，缩印《二十五史》，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他们在闲谈中谈出来的。分工好像用不着商量，谁有把握就谁去干。一部小学自然课本，祖璋先生编撰植物、动物、生理等部分；另一半物理、化学等等，就由顾均正先生担任。《中学生》上关于生物的稿子，大多由祖璋先生撰写或审定。他是不知疲倦的。陈望道先生那时主编《太白》，前后两年就发表了他写的科学小品十二篇；花鸟虫鱼，引人入胜的材料拈来就是，就缺写下来的工夫。他还在跟弟弟祖珊先生一同编绘《中国植物图鉴》。在自然科学方面，当时我国还没有一部类似的工具书。

我父亲自己定下个规矩，《中学生》和青年读物发稿之前，非得通读一遍不可。他说当编辑的该自己检验一下：不管哪个科目的文字，要自己读来没有疙瘩，才有把握让读者读了能理解；还要自己读来感兴趣，才可能让读者也读出点儿滋味来。日子长了，他对本来生疏的某些科目，真个读上了瘾。《中学生》连载《宇宙之大》，为了观察星星，他托内山书店代购了一具天文望远镜，还买了一张商务印制的活动星图。后来《中学生》连载高士其先生的《细菌与人》，又要我给打听显微镜怎么买。几家洋行的橱窗里有陈列的，标价四五百元。父亲也嫌贵，说请祖璋先生找找看。就在那个星期天早上，祖璋先生提着个小木箱气喘吁吁地赶来了，才坐定就打开了木箱。我看那镜架笨拙而粗糙，也许皱了皱眉头。祖璋先生也许觉察了，忙说：“镜架是个小工厂配的，

看相差点儿；镜头是道地的德国货，蔡司的出品，靠得住。要价才一百元，我说不值，硬扣了他四块。”我父亲谢了又谢，付了钱，请祖璋先生再坐坐。他如释重负，摸出手帕来擦了擦汗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有个朋友在家里等我拿稿子。显微镜不适用，明天上班跟我说一声，可以退的。”

5.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开明的总管理处、编辑部和仓库全被焚毁。雪村先生等同我父亲到了汉口，打算在内地继续出版《中学生》和少数图书；我母亲扶老携小随后跟了去。没想到走水路内运的纸张、纸型，还有租来的几架小印刷机，过火线时全被日军掠走了。原先的计划只好作罢，雪村先生绕道广州回上海去了。我父亲有位住在重庆的亲戚盛情相邀，一家老小就进了四川，父亲又当起了教书先生。

父亲落了单，更加想念留在上海的老朋友。在开明的，数伯祥、调孚两位先生笔头最勤。父亲半个来月去一封信，请他们给各位朋友传阅；专写给某一位的，就请他们转致。上海来的回信由他们两位归总，每回也都是厚厚的一大叠。哪位朋友最近怎样了，读了那么些信多少能得点儿消息。子恺先生告别了他的缘缘堂，一大家子人在路上受了多少辛苦，总算到了长沙；怎么又去了汉口呢？真叫人猜不透！彬然和祖璋两位先生都把家眷安顿在家乡，先后到了桂林：一个在搞文化供应社；一个在师范学校教生物，兼了两班国文，居然还有工夫写科学小品，真难为他的。

桂林当时政治空气特殊，聚集了不少文化人。胡愈之先生也在桂林，他不算开明的职员，可是从创办开始，许多有分量的主意几乎都是他出的，尤其在某些紧要关头。看到开明的老同人，除了彬然、祖璋两位先生，宋云彬先生也到

了，愈之先生说：“我看人手还够么，在桂林可约稿的朋友有的是，何不把《中学生》先办起来？青年读者一定欢迎的。现在是战时，局面变得快，一个月出一期肯定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，最好出周刊，至少也得出半月刊。”三位本来就舍不得开明和《中学生》，愈之先生这样一煽动，哪有不赞成的。只有一件，《中学生》杂志社社长丐尊先生在上海，可能给他惹些个麻烦。商量下来，决定让我父亲挂个名，于是写航空信到乐山，说明前因后果，征求我父亲的意见。我父亲当然同意，回信说半月刊讲求的是时效，稿子他来不及看，请各位多费心。出版后收到了，他一定逐篇细读，有意见一定提。《中学生》战时半月刊于1939年5月初开始出刊。我在父亲的日记上只看到提过一回意见，好像是关于战时经济的一篇。

愈之先生刚把《中学生》这个架子搭好，又匆匆忙忙赶往新加坡，去创办一份宣传抗战的华侨报纸。开明在桂林有个分店，印刷、发行方面的交涉，《中学生》可以让分店出面；编辑方面杂格咙咚的琐事，主要压在彬然、祖璋两位先生肩上。忙一点儿倒算不得什么，最苦的是心神不得安宁，家乡不时传来消息，说敌军又骚扰附近某地。第二年趁学校放暑假，祖璋先生决定试试，冒险回乡去接夫人和柏松兄弟仨。好不容易到得江西浙江交界，炮火连天无法再前进，他只得折向东南去了温州。此后传来消息，说他老在温州、青田一带转悠，无非教书作文或编些什么。直到抗战胜利，朋友们才知道他在两年前遭了大不幸，夫人唐莲芳女士在故乡病逝，他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

6. 有人赞我记性好，几十年前的陈年老账，连日期也

能报个大致不差。说穿了并不稀罕，举个例子：我和满子是1939年6月初在乐山结的婚，在桂林创刊的《中学生》战时半月刊是前不久看到的，按那时的邮递速度得走二十来天，可以推定出版的日期在5月初。1945年年底，我们家随开明的复员船队，从重庆逐流而下，几经周折，第二年2月上旬才回到上海，就见着了祖璋先生。开明给各地复员归来的同人分配了住房。祖璋先生和两位单身同事被安排在楼下一间集体宿舍里，楼上是我父亲母亲的卧室。

暑假中，祖璋先生把柏椿、柏枰俩从家乡接了出来，让他们念小学。集体宿舍本来不宽舒，又添了两个孩子一张床。父亲上楼下楼见了不免嘀咕，说挤得像四等舱。母亲有一回接茬说：“是勿落位。祖璋先生一个男的，带着两个正在拔长的小儿子，怕衣着也弄不周全。长此下去总不是事，最好帮他娶个续弦。”满子说她的金家二表姐幼霞，三十二三还没出嫁，没读过书，却一定要嫁个跟她夏家爹（就是丐尊先生）一样脾气温和的读书人，因而把婚事给耽搁了，还在帮她大姐料理家务。母亲叫满子不妨去试试，跟表姐说清楚，新郎官是她夏家爹教出来的学生；祖璋先生那里由她自己去说。双方回话都说“先见个面吧”。见个面其实是程式，俩人都斜签坐着，找不到话说，好像只等才沏得的茶快点儿放凉。双方都不表示异议，当然全票通过，连鼓掌也用不着了。于是把集体宿舍稍作装修，改成洞房。两位单身同事和柏椿、柏枰兄弟俩都另作安排。花烛之夜的日期挺容易记：1947年元旦。

隔了九年，祖璋先生才开始重温家庭生活。他不会忘记那天下班回家，桌上又添了半壶才温得的绍兴；每天晚上写

稿，又有人做着针线在一旁陪着；柏椿、柏桢俩上学，换上了熨平的新罩衫；还有哩，四年内又给他添了柏榕、柏棣两个儿子。有了个家真是好，参加土改，去外地开会参观，都没有什么放心不下了。这些都是后话，既然想着了，我随笔记了下来。两位老人家在信中大多要提到。我性子急，把该写在后头的注，写在了前头。

还有一条注，也似乎写在前头比较好。那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期，两位老人家——一位是教育部副部长，一位是科普出版社副总编辑，都早靠边站了。1969年5月，祖璋先生的夫人割除了乳腺癌。8月底边，上头忽然通知各机关，没有必要留在城市里的闲员连同家属，一律疏散去农村，自行投亲靠友。祖璋先生决定投靠柏松兄——上海解放时柏松兄参加南下工作队，已在福建结婚安家，当时下放在平和县坂仔公社。我父亲听说，劝祖璋先生说他夫人尚未完全康复，有理由申请留在北京，至少拖一段时间再说。祖璋先生却毫不在意笑着说：“没有问题。”他真是听话听到了家。1970年初，夫妇俩好不容易到达了在地图上很不容易找到的坂仔，住在打谷场用土砖垒起的小屋里。4月，夫人癌症复发，祖璋先生陪她到厦门、上海两地就医，均无效，在第二年11月底亡故。看了祖璋先生浸透凄苦的来信，父亲在复信中又说了许多劝慰的话；后来又把自己怀念我母亲的一首新作抄寄给祖璋先生，实做到“相濡以沫”。顺便添条小注：我母亲患的也是癌症，也动过两次手术，于1957年3月初离开人世。

7. 最有意思的是在这本通信集中，几乎没有一通不说到花花草草的，有的还兼及鸟兽虫鱼。一般是我父亲设问，

祖璋先生回答。父亲的问题往往是根据自己的见闻提出来的，有的很冷僻，在一般的工具书上很难找着。祖璋先生总是不惮其烦，仔细作答。看得出来，为了考证某些疑点，他查遍了架上的全部藏书，有几通长达一千五百来字，俨然是篇科学论文。

我父亲自幼喜爱动手种植花草。在苏州人家的庭院里，少不了很容易栽活的凤仙、玉簪、鸡冠、蜀葵之类，到了开花时节，自然使栽种的孩子们感到成功的喜悦。1906年春天，苏州开始办小学，教员大多是去日本受过短期师资培训的年轻人。我父亲是第一班学生，还不满十一岁半，小学里的一切，连黑板粉笔，他看着都新鲜，尤其是在私塾里从没学过的各门功课。他忘不了龚虞禹老师上第一课常识，挟着一棵蚕豆一棵油菜走上讲台，给大家讲这是蝶形花冠，这是十字形花冠，又掰开花瓣，让大家识别雌蕊雄蕊。一朵小小的花里藏着数不清的奥秘，自己栽种的那些花草又怎样呢？父亲从此养成了观察的习惯，哪个时节萌芽，哪个时节开花，都能了然于胸；观察越仔细，发现的问题就越多，解决不了的只好记在心里，等机会再请教稍有空闲的方家。旷日持久的所谓“大革命”，使人尝够了“闲愁最苦”的滋味，这“闲愁”还得自己想办法消解。我父亲接二连三向祖璋先生提问题，也许就为的这个；祖璋先生有问必答，仔细认真，也许也为的这个。他们俩自己可能未必意识到。

父亲和祖璋先生的通信集中，常常谈到牵牛花。一般新文学作品选本中常见的那篇《牵牛花》，是我父亲在1931年发表的，至今还受到选家们的青睐，想来还是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功效，事是真事，情是真情，不打妄语。在这本通信

集中，父亲仍保持着旧时的风格。祖璋先生的复信也都意实情真，许多片断思路之开阔，引证之广博，笔调之清新，并不亚于他先前写的科学小品，甚至有超过的。我不否认，对写信人收信人都熟悉到如此程度，难免使评判的天平产生少许倾斜，但是影响不了大局。一封信写得是好是坏，客观标准是有的；根据标准评头品足，也是可以的。我想这标准，主要就是写信人对收信人的理解是深是浅。叫“心灵相通”也可以，但是决非什么“第六感”，而是实实在在由经验积累起来的认识和感情。

一篇《前言》写了七千多字，人老了果然话多？似乎还不至于。也许是受了某些文艺节目主持人的传染吧。某些主持人握着话筒，就跟我握着笔一个样，非把肚肠角落里的话全倒个干净才肯罢休。看电视无可奈何，只好眼巴巴对着屏幕上的主持人，单等他宣布大赦：“有请某某女士（或某某先生），大家鼓掌欢迎！”看书可不一样，看烦了翻过一页就得。您说是不是？

2002年9月26日

目 次

前 言 (叶至善)	1
1970	1
1971	30
1972	52
1973	94
1974	134
1975	182
1976	216
1977	257
1978	271
1979	280
1980	282
1981	283
1982	286
简 注 (叶至善)	288
后 记 (贾柏松)	293

1970

1 叶圣陶致贾祖璋

祖璋兄惠鉴：

昨日接到来书，藉悉安抵坂仔，并知所居环境大概，至为欣慰。俟家具运到，布置一番，当可静观默察，或更助公社做些可以为力之事，必将益增新趣。

至善于十六日离京返潢川，永和先一日行，到达之后，皆已有信来。大奎已购得火车票，于三十日动身返黑龙江。本月之初，我家热闹一阵，至此又只剩少数人矣。

我尚无消息，如能延至四月或五月疏散，则寒令已过，较为方便。偶行街头，见挖壕者纷纷，挖起之土堆置路侧，随处而是。又见水泥制成之空心板，长约二米，宽约一米，殆是盖于壕面之用，亦各处皆有放置。以此观之，如今之所挖，当属近于永久性之构筑也。

新居无隙地可栽培植物，则可转而弄盆栽。观赏花草之外，其他植物当亦可栽于大小盆盎之中。兄夙有此兴致，想必早作是想，不待我言也。

夫人经长途旅行，想须充分休息，俾资恢复。迩日兴居如何，我与满子皆深系念。即颂